



世界历史故事

(二十三)

刘明军 主编



目 录

革命战争的爆发	员
愿月 苑日起义及法兰西共和国	缘
三色旗与《人权宣言》	苑
《马赛曲》的创作	苑
《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李尔	怨
吉伦特派执掌政权	愿
从《马赛曲》说到路易十六人头落地	獭
一夜之间的天才——马赛曲	獭
纳尔逊和特拉法加海战	缘
雅各宾专政的产生	缘
革命政府与恐怖	远
雅各宾专政的瓦解	苑
反罗伯斯比尔的阴谋	獠
热月政变的经过	苑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悲剧	愿
巴贝夫“渎职”与坐牢	愿
为平等而密谋	怨
莱茵军团特使	员

革命战争的爆发

1792年 7月，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和吉伦特派统治的建立，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是 1792年 7月 14日攻克巴士底狱而开始的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法国几百年封建君主制和三年君主立宪制的倾覆。

1792年 7月 14日革命后的两年中，制宪议会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1793年宪法”（草案），虽然向封建统治阶级作了巨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并不能缓和这个阶级及其总代表路易十六国王对革命的极端仇恨，他们企图勾结外国封建统治者镇压法国革命的卖国行径从未中断。1793年 9月 20日夜，经过周密策划，路易十六全家化装溜出王宫，乘坐轿式马车，逃出巴黎，向东北边境急进，打算逃往比利时，率领流窜的保皇军和外国干涉军一同打回法国。车到瓦伦，路易十六被当地驿站站长认出。于是，警钟敲响了，人民群众拿起武器，从四面八方蜂拥赶来，国王一家被扣留和押回巴黎。

国王逃跑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激发起法国全国，特别是巴黎人民的极大愤怒。在巴黎，国王逃跑的消息一传出，群众即行动起来，攻入王宫。他们捣毁了市内几乎全部的国王塑像，涂去了街道、建筑物和招牌上的“王家”字样，一致要求废除和审判国王。哥德利埃俱乐部 9月 20日就通过宣言，指出王权是同自由不相容的，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国。社会俱乐部的《铁嘴报》载文大声疾呼，即使保留国王

的影子，也会使革命的成果化为泡影。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重
要代言人布里索宣称，路易十六自己破坏王权，国王同宪法
已是不相容的了。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迅
速席卷全国。

制宪议会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代表罗伯斯比尔等人支
持革命群众的要求，但是控制议会的君主立宪派害怕审判国
王和废除君主制，将进一步促进人民革命的发展，否定自己
保持君主制的政治纲领，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便竭力为国
王辩护。他们编造谎言，并强制议会通过声明，说什么国王
是被“拐带”走的，而非叛逃，决定不予追究。由于在处理
国王逃跑事件上的分歧，雅各宾俱乐部发生了第一次分裂。
君主立宪派退出，另外组成了斐扬俱乐部，其代表人物是拉
法耶特、巴纳夫、拉默等人。

制宪议会关于国王逃跑事件的处理，对愤怒的巴黎人民
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苑月 苑日，近万名群众和革命俱
乐部的成员在马尔斯广场集会，坚持要求审判国王，实行共
和制度。制宪议会竟然派拉法耶特率军队前往镇压，向手
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 缘余人，打伤数百人。

怨月，制宪议会在君主立宪派的操纵下通过，并呈请叛
逃未遂的国王路易十六签署了“ 苑年宪法”。这个宪法宣
布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掌握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
有权暂时否决议会决议和对外宣战等。马尔斯广场事件和
“ 苑年宪法”的颁布，证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
宪派已公开同封建势力妥协，贩卖革命。

按照宪法的规定，制宪议会于 苑年 怨月 猿日解散。
新选出的立法议会于 苑月 员日开会。

立法议会有 苑猿名 议员。其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斐扬派 苑源人。他们控制着议会的领导权，满足于君主立宪政体，力图把革命限制在 苑愿年 宪法的范围内，是立法议会中的右派。雅各宾派 苑苑人，是议会中的左派，但内部并不统一。其中，以布里索、佩迪昂为首的吉伦特派是温和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库东、卡尔诺等为首的山岳派，是激进的民主派，他们接近罗伯斯比尔，人数虽少，但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在议会外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议会里中间派最多，有 猿猿人。他们变化无常，总是跟随着最有势力的党派行动。在立法议会初期，他们站在右派一边。

立法议会一开始就面临着非常严重和复杂的政治局面。既要对付流亡的王党分子和贵族，又要处理国内的叛乱和骚动。战争危机更成为议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法国 苑愿年 苑月 苑日 革命的胜利以及《人权宣言》的发表，使欧洲各国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害怕本国人民以法国为榜样，起来推翻自己的封建统治。随着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他们的仇恨也越来越加深，一直在积蓄力量，伺机出兵，镇压法国革命。路易十六逃跑事件发生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群众运动高涨之后，愿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号召欧洲各国反动派干涉法国革命，“挽救”法国国王并恢复其在法国的绝对统治。

面对外国干涉者的战争威胁，法国人民情绪激昂，纷纷要求武装起来同敌人决一死战。在立法议会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以拉默兄弟为首的斐扬派反对对外



战争。他们执掌政权，是既得利益者，害怕战争失利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主张战争，他们希望利用战争扩大国内外市场，更希望通过战争把爱国的人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进而夺取政权。山岳派也反对战争，主张首先镇压和肃清国内的敌人，因为只有巩固了后方，才有力量反抗外来的干涉者和侵略者。

吉伦特派的对外战争的主张，正同王室的阴谋相吻合。法国革命发生后，路易十六一直秘密勾结欧洲各国封建势力，妄图借刀杀人，利用外国反动势力扑灭革命。立法议会开幕的前夕，即 1793 年 9 月 18 日，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给其兄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信中说：“被武力摧毁的一切，现在只有用武力才能恢复”。当立法议会对战争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路易十六一面公开支持吉伦特派的主张，竭力煽动战争，说什么外国干涉的威胁使得他这个“代表国民的”国王“受到了侮辱”；一面暗地加紧同各国封建统治者勾结。10 月 1 日，他给普鲁士国王威廉写信，说：“我刚刚致函皇帝（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俄国女皇、西班牙和瑞典国王，向他们说明，以武力为后盾的全欧列强会议，是阻止法国乱党的最好方法。这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所希望的秩序，以免使祸害法国的罪恶殃及欧洲其他国家。”同月 18 日，他又给各国君主写信，迫不及待地要求他们出兵进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识破了主战派的阴谋。罗伯斯比尔 1793 年 11 月 10 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说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揭露：只有亡命之徒和宫廷的阴谋家希望战争，他们妄图借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压服人民。

为了尽快地挑起战争，1793 年 11 月，路易十六免去了斐

扬派内阁，任命主战的吉伦特派组成新内阁。源月 圆日法国立法议会正式对奥地利宣战。不久，普鲁士加入奥地利一边对法作战。从这时起，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 圆年，震撼了整个欧洲。

战争虽然是由法国首先宣布的，但是对法国人民，它是一场保卫革命、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列宁曾指出，当时法国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

愿月 员日起义及法兰西共和国

战争爆发时，聚集在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军队有 员万人之多。与之对峙的奥地利军队只有 源万人，普鲁士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如果法军积极发动进攻，战争可望迅速取得胜利。但是，由于法军仍然是旧的军队，缺乏战斗力，尤其是控制军队的将领和军官大多是贵族出身，其思想感情都是倾向封建专制制度和敌视革命的，他们不愿执行进攻的命令，有的还趁机叛逃，或故意向敌人提供便利，法军或者一触即溃，或者没见到敌人就慌忙退却。与此同时，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却大肆蠢动起来。国王暗地里阻止制造、运送前线急需的军用品；王后偷偷地把法军的作战计划送给奥地利；反动分子竭力攻击和迫害主张保卫革命、保卫祖国的以罗伯斯比尔、马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路易十六既然已达到挑起战争的目的，远月，又解散吉伦特派内阁。重新上台



执政的斐扬派这时便公开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负责前线指挥的拉法耶特竟丢下军队，只身跑回巴黎，到立法会议上叫嚷解散革命俱乐部。

法军节节败退，奥军进入国境，革命处于危险之中。法国人民义愤填膺，紧急行动起来，坚决要求抗击敌人，扭转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马拉、罗伯斯比尔、丹东等人大声疾呼，要求并鼓励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拯救祖国而战斗。在雅各宾派内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也放弃分歧意见，共同谴责斐扬派内阁，主张立即惩治拉法耶特。在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立法议会于 苑月 源日被迫宣布“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动员人民武装起来，保卫祖国。巨大的爱国热潮迅速席卷全国。巴黎人民几天之内就组织了 员万缘千人的义勇军，各地人民也纷纷组成义勇军，开赴首都和东北前线。马赛义勇军一路高唱《莱茵区军歌》奔向巴黎。这支歌就是著名的《马赛曲》，它很快成为一支风行的战歌，激励着法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在后来的第三共和国时，它被定为法国国歌。

各地义勇军到达巴黎后，人民的革命和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深知要打退外来敌人，必须消灭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必须推翻叛卖祖国和革命的斐扬派统治。罗伯斯比尔揭露立法议会在对敌斗争中的失职，要求废除国王，另行选举国民公会代替立法议会。丹东发表演说，主张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雅各宾派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的号召，得到人民的热烈响应。苑月 源日，山岳派在立法议会上宣读了一份由 缘园多名义勇军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废除王权，审讯拉法耶特，撤换并惩办忠

于宫廷和忠于拉法耶特的各省政府。巴黎各区也积极行动有的自行宣布废除“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有的发表宣言说：“我们需要一个至今还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一切都是由人民自由来做或是为了人民而做的。”

正当法国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普、奥联军总司令、普鲁士将军不伦瑞克公爵，于苑月 四日 以奥皇和普王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由法国亡命者起草的宣言中狂妄地叫嚣，联军的目的是“结束法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制止对王位和教会的攻击，重建合法权力，恢复国王被剥夺了的安全和自由，并且协助国王得以行使他原有的合法威权”。他命令“巴黎及其全部居民一律均应立即顺从国王”。他警告说：“如果国王、王后及王族稍受侵犯”，就要给予“永志不忘的惩戒”，就要“彻底毁灭”巴黎。不伦瑞克宣言充分暴露了欧洲封建统治者仇恨法国革命，粗暴干涉法国内政，妄图恢复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野心。它的威胁言词，不仅未能吓倒英雄的巴黎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促使他们再次奋起进行武装起义，加速了法国王位的倾覆。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情绪激动的人民中间开展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马拉在自己创办的《人民之友》报上揭露了宫廷的反革命行径，要求逮捕国王和王后。他的文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鼓动立即解散立法议会，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他还团结了在巴黎的义勇军；组织了秘密的起义指挥部，并派人到巴黎各区发动群众。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

格拉维利尔区首先向立法议会发出警告：“立法者们，我们本来把拯救祖国的荣誉给了你们；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那末，为了祖国安全，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愿月 源日，肯兹敦教区宣布：到 怨日晚 源点，如果立法议会还不肯废除国王，就要“吹起集合号，立即起义”。但是期限到了，立法议会并没有表示态度。于是，肯兹敦教区便正式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许多区立刻做出了响应。半夜 圆点，法兰西剧院首先敲起了警钟。武装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城。

愿圆年 愿月 源日晨，巴黎 圆个区的代表在武装群众的簇拥下来到市政厅，宣布旧的市府被推翻，并正式成立了巴黎公社。公社任命山岳派的桑载尔为新的国民自卫军司令。他立即率领自卫军和起义队伍向王宫挺进，途中与国王的瑞士卫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随即攻入王宫。国王路易十六携带家属仓皇逃往立法议会，乞求保护。当时担任议会主席的吉伦特派分子维尼奥竟然向国王保证，议会要坚决保卫“合法的权力”。就在这时，巴黎公社的代表也赶到了立法议会。他们要求马上废除国王，解散立法议会，召开普选产生的新的议会。在革命群众的武力压迫下，立法议会被迫通过国王暂时停职、召开国民公会的决议。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 圆岁的公民选举产生。愿月 源日起义胜利了！

愿月 源日起义的胜利，推翻了法国几百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和三年来的君主立宪制。维护君主政体的立宪派的统治结束了。愿圆年宪法也被取消。法国革命向前发展了。

起义胜利后，巴黎公社承担起了保卫革命、抗击外国侵略的重任。它不仅逮捕了 愿月 源日前当政的斐扬派部长，

封闭了王党的报刊，对可疑分子进行了监视，而且还发出了征募志愿军的号召，短期内组成了猿万军队。根据公社的命令和动员，巴黎周围筑起了堡垒，教堂的铁栅栏、大钟和铜像被销毁并改铸成大炮，许多房屋变成了制造武器的工场，妇女积极参加缝制军衣等工作。公社实际上成为与立法议会并行的政权机关。

不伦瑞克发表宣言之后，指挥普奥联军 员余万人，于苑月 猿日分三路发动进攻。愿月 员日普军进入法国国境，怨月 员日（一说 圆日）攻占凡尔登，打开了通向巴黎的大门。在这紧急关头，巴黎公社发出了战斗的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来！敌人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今天必须站在一个旗帜之下。我们要立即组织 远万大军，同敌人决一死战。丹东也发表重要演说：“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才能得救”。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号召，义勇军整装待命，准备开赴前线。这时，普瓦松尼埃区向巴黎各区呼吁：“立即裁决在押的为非作歹和阴谋叛乱的人”。于是，义勇军在出发之前，首先处决了那些在押的犯人。怨月 圆日至 缘日，群众自动起来，惩办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嫌疑分子。虽然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行动，打击面过大，有的混淆了性质，有的本来可以从轻处理。但是，它对打击反革命势力，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

义勇军迅速开赴前线。怨月 圆日，法军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密高地，两次打退普军的进攻，迫使他们后退。这次战役尽管没有使普军受到重大损失，从军事上看，并非战略性的大胜利，但是，它是法国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第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从此，战争的主动



权转入法国手中。几天以后，法军开始反攻，突破比利时边界。8月，法军又击败奥军，攻入中莱茵区。在南方，法军也进入萨瓦。敌人全部被逐出法国领土。法国封建特权阶级依仗外力复辟的幻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法国革命得救了。

在义勇军开赴前线的同时，全国几乎以普选的方式进行了国民公会代表的选举。吉伦特派得票最多，布里索、维尼奥、孔多塞、佩迪昂都当选了。许多大城市，特别是巴黎人民拥护山岳派，他们选举出了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圣茹斯特、库东等人。斐扬派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一个也没有当选。就在瓦尔密战役的捷报声中，8月 26日，新选出的国民公会在巴黎开幕。根据人民的意愿，会议一开始，首先讨论了废除君主政体、实现共和的问题。雅各宾派的格勒瓜尔在发言中说：“国王们之于精神，一如魔鬼们之于身体。宫廷是罪恶制造所，是腐化之源，是暴君之巢穴。国王们的历史便是国民受残害的记录”。废除君主政体案在代表和旁听者的欢呼声中通过。当晚，借着火炬的光辉向巴黎群众庄重宣布。次日，国民公会又通过成立共和国的决定。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国民公会公布革命历法，以 8月 26日为新纪元的开始。这一年称为自由第四年，即共和元年。

三色旗与《人权宣言》

朋友！你知道法国国旗是什么样子吗？

你如果有时间翻开 1789年 8月 26日通过的《法兰西共

和国宪法》，就可以看到，这部宪法第二条第二款，对法国国旗作了专条规定，它规定法国“国旗为蓝、白、红三色旗。”它所以由这三条醒目的色彩组成，主要是用来象征自由、平等的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是三位一体的资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它形成的历史怎样？还得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人权宣言》说起。

1789年7月12日，法国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部分教士和贵族的参加下，决意把“国民会议”改名为“制宪议会”，企图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王权；用和平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要求。

当“制宪议会”着手起草宪法的时候，他们仿照美国《独立宣言》的故事，也事先拟定了一个纲领，作为制定宪法的基础原则；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法国《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全称叫《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它的起草人是拉法耶特。

拉法耶特是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他出生在奥弗涅省的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名门望族。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处在法国革命的前夜，所以，深受启蒙思想的哺育；美国独立的最强音，打动了他的心灵，使他更加向往自由主义。1777年，他不顾各方亲属的阻拦和反对，竟然自己出钱购买船只，并进行装备，而后率领一些志愿人员，从波尔多出发，抵达北美，直接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1778年，大陆会议授予他少将军衔，任命他为大陆军司令乔治·华盛顿的副官。独立战争给拉法耶特带来了极大荣誉。在柏林，他曾经受到皇家的热情接待，俄国



沙皇更邀请他到克里亚会见；在法国国内，从凡尔赛到歌剧院，从巴黎到外省，到处都是一片颂扬声。这时候，拉法耶特简直是忘乎所以，他不仅把自己吹嘘成为“新旧世界的英雄”，而且更认为自己应当是法国的华盛顿。当时尽管他红中发紫，但他毕竟是贵族的后裔，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一颗忠君者的心，认为路易十六是个好君主，完全可以成为“法兰西合众国”的总统。

1789年 缘月，拉法耶特作为贵族代表出席了三级会议，是同第三等级最早协同行动的贵族代表之一。他主张在法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制，但要建立在美国式的成文宪法的基础上。苑月 贡日，他在制宪议会上，宣读了他从费拉菲尔德亚带回的、并珍藏长达十年的文件《欧洲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草稿。从而，使拉法耶特的名誉，迅速飞黄腾达，上升到光荣的顶点。

拉法耶特这个自由派贵族的代表，所以能够喊出如此激进的口号，而在制宪议会上又能通过这些激进原则，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反映。1789年 苑月的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有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想利用人民力量、利用已经掀起的人民运动，为自己谋取好处；另一个则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全民代表”，力图控制群众运动，让群众运动循着自己的轨迹旋转。他们在革命人民面前，不能不乔装打扮，极力把自己装饰成“激进派”，以骗取人民的信任。拉法耶特也是这样，他是贵族，但又不同于宫廷贵族和乡居贵族，而具有自由派色彩，所以，他接受启蒙思想，追求自由、平等；但他毕竟是贵族，所以在革命激流的冲刷中，终于背叛了革

命，露出了原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些人总是这样，在革命之前，他们呼唤革命，革命高潮一旦到来了，他们却又害怕革命、害怕人民，竭力反对人民把革命推向深入。拉法耶特就曾这样不安地说：“这些如醉如狂的人民，将不会永远听我的话的。”他希望自己变成国王、议会、人民三者之间的调停人，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宫相”。拉法耶特草拟的《人权宣言》，正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内中矛盾的反映。

1789年8月26日，《人权宣言》最后在制宪议会上得到通过。《宣言》包括十七条。它在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写道：“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这里，它首先否定和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制，肯定了人们之间具有平等权利，自由和平等，构成了《人权宣言》的总基调。

《宣言》第三条和第六条，宣扬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它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它还宣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这里所说的“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确保资产阶级的政权与安全。它以法律形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愿和要求，否定了君权至上主义。

《宣言》在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里，更进一步明确了资产阶级应该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指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



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这三条内容，从实际上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权利、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其中包括言论、出版自由，集会、信教自由，人身自由和反抗压迫的自由。然而，享有这些自由的人，却只限于资产阶级。

《宣言》在第十七条，即最后一条里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由此可见，不管它宣布了多少条原则，其实归根结底，只有这一条，才揭示出整个《人权宣言》的实质性内容。什么平等、自由、权利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建立在确保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这一条，给《宣言》中的每一个原则，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总之，《人权宣言》以法律的形式，宣布了自由、财产和安全是天赋人权，是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它也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有它自己形成的历史。如果说启蒙思想家们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提出来的话。那么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拉法耶特就已经用法律形式，把它写进了《人权宣言》；而且在此之前，他还以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身份，决定采用三色帽徽，作为这支部队的徽章；看来从这个时候起，除了“自由”、“平等”之外，“博爱”也已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大约到 1793 年，“自由、平等、博爱”这三者终于被联结到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最后被体

现在法国的三色旗上。

《人权宣言》集中地表达了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成为资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那么，这个《宣言》在历史上的地位怎样呢？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它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权宣言》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作用。十八世纪末，正是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人权宣言》把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指向封建主阶级；它否定了封建等级制，揭露了“君权神授”论的谎言；这就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武装了革命人民。它还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使人们从中世纪的黑暗、愚昧中惊醒过来，察觉到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次，《人权宣言》在团结和动员法国人民，向封建制度进行不断冲击、鼓舞欧洲各国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的反封建斗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德国诗人克洛卜斯托克曾经这样说过：“我应该长出一百张嘴去歌颂法国的自由”；当时，俄国、瑞士、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诸国，都因为受到《人权宣言》的鼓舞，而宣传革命，甚至在1789年，比利时还爆发了革命。

然而，《人权宣言》毕竟是十八世纪末叶的产物，所以，它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它自己本身就自相矛盾，它大喊大叫自由和平等，但它却又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由此可见，《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平等和自由，是建立在贫富悬殊的基础上的。它说的自由，只是改变了封建的从属关系，否定了农民从属于封建主，但代之而来的，却是新的从属关系，即工人从属于资本家。对劳动人民来说，“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它所宣扬的平等呢；充其量